

基于“形神合一”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特点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treatment of COVID-19 based on the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田利利¹ 舒 劲² 豆鹏程¹ 代禹红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2.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中图分类号: R5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860 (2021) 36-0023-03 证型: 炎症¹气²神

【摘要】“形神合一”思想作为中医整体观念的基本理念之一,在中医防治各类临床疾病的过程中有重要的特色和优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波及全球,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不容懈怠。我们更要努力发挥中医“形神合一”思想指导本病临床治疗。文章论述了中医“形神合一”思想溯源及 COVID-19 的临床特点,探讨在该传染病临床治疗中体现的“形神合一”思想及其特点,以期更好地发挥中医在重大疫情防治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为诊疗本病开拓更广阔的思路。

【关键词】形神合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情志疗法

【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CM, the idea of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ha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clinical diseases. COVID-19 pandemic has affected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remains grim, leaving no room for complac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VID-19, and discusses the ide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reflect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is infectious disease, so as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jor epidemics and develop a broader idea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Keywords】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COVID-19; Chinese medicine; The emotional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21.36.010

“神为形之主,形为神之宅”。“形神合一”思想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思想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扶正以祛邪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在疾病治疗和预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来势迅猛,传播迅速,现代医学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预防与隔离成为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故积极使用中医疗法参与诊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COVID-19 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人体各相关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更进一步影响到人的一身之神。而人体形与神的关系决定当精神处于消极状态则会失去对身体的保护作用,从而致病。因此,在本病治疗过程中将养形与养神紧密结合,遵循“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显得尤为重要^[3]。

1 “形神合一”思想溯源及内涵

1.1 形与神

1.1.1 形

《黄帝内经》对“形”的论述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界中有形实体的总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阳化气,阴成形”等;二是对包括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诸孔窍、肌

腠等在内的人体之形的概括。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4]。”

1.1.2 神

《黄帝内经》对神的论述分两大类:一指自然界的神: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指出:“阴阳为神明之府^[5]”;二是指人体之神,如人的神色、言谈,以及呼吸、语言、饮食等生命活动,当然也包括脏腑的外在生理表现,均属于广义神的范畴。如五脏精气反映于眼目的神以及血气功能活动等称为神。再如《灵枢·本脏篇》指出经脉具有行气血、营阴阳、濡润筋骨和滑利关节的作用,这则是经络之神重要作用的体现^[6]。此外,狭义人体之神单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如《灵枢·本神篇》中阐明了五脏与五神的对应关系:肝、心、脾、肺、肾五脏分别对应魂、神、意、魄、志五神^[5]。

1.2 形神合一的生理学意义

人体以神为主、五脏为核心,经络为介,气血津液等为基,实现形体与生理功能的有效统一。张介宾(号景岳)谓:“无形则神无以生”,是由于以中焦脾胃为主的五脏六腑化生的气血对神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反之若人之神明昌盛、精力充沛、情志畅达,则脏腑阴阳和谐、气血充盈^[7]。“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是由于形与神离导致人体功能减退,形衰而神失其所主,神乱以致形有所伤,甚则衰老^[8],唯形与神俱,方可尽终其天年。《云笈七笈·元气论》:“脑实则神全,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消于外。”说明内而脏腑,外而肢节,全身内外上下皆稳定协调,相互为用,才能使人体不处于病态。故而“形与神俱”“形神合一”之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1.3 形神合一的病因病理学意义

各类致病因素致病特点虽各不相同,然不外乎表现在伤形、伤神两方面。如六淫致病:风为百病之长,易伤腠理营卫,临床多见外感表证;亦可伤筋脉而致肢体痉挛、抽搐等,均为伤形之表现。又如火热之邪易扰心神,以致心烦失眠甚至狂躁不安、神昏谵语等神伤的表现^[9]。再如病气致病:多因其发病急骤、病情变化多端而极易损伤甚至直中脏腑,若五脏发生病变,气血衰微,形体失于滋润濡养,则易导致“神怯”“神痿”,甚则“神失”“神亡”,会引起相应的情志变化异常^[10]。《慎斋医书》指出形病则舍于神,神病则害于形。故而在疾病发生、发展等过程中,重视“形神合一”,在临床诊断、治疗方面,只有做到形神结合,察形神之盛衰,才能把握疾病的本质,采取更有效的治疗措施。

2 COVID-19 的发病特点及对形神的影响

2.1 COVID-19 发病特点

COVID-19 疫情自 2019 年 12 月初开始,蔓延至我国多个省市地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β 属的冠状病毒,其特点为人群普遍易感,主要经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存在经气溶胶传播和经粪口途径传播的现象^[11]。诸多中医科研机构 and 学者对此次 COVID-19 的中医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12]。总的来看,大部分中医学者将此次 COVID-19 的病因病机归属为疫邪致病,病性与“湿”关联,病位主要在肺卫和脾胃,亦累及大肠、心、肾等其他脏腑^[13]。疫邪致病具有发病急骤、病情变化多样性、极具传染性的特征,且其多有兼夹,伤人部位不定,本次 COVID-19 或系卫分与太阳同时受邪^[14]。同时,由于 COVID-19 对正气的耗损贯穿全程,导致卫气御邪无力,病邪直中脏腑,且其发展后期可引动宿疾,致使病情危急,终致形神俱损。

2.2 对人体形神的影响

COVID-19 临床以发热和咳嗽为最常见的症状,疫邪从口鼻、腠理而入,侵犯肺卫^[12],卫气抗邪于表则发热,热易伤津耗液,肺卫失宣、肺气上逆则咳嗽,咳则引唾,津随唾出,液随唾失,则气血精微受损,神失其宅,神不内守;部分患者伴有消化系统症状,甚至以腹泻、大便不爽、口苦等为首发症状^[15],一方面肺与大肠相表里,疫邪可从肺传于大肠;腠理外覆于肌表、内布于脏腑,疫邪可经此侵入阳明胃腑,且“夫疫者胃家事也,盖疫邪传胃十常八九”,因此阳明胃肠亦受到影响。《黄帝内经》中提到“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若脾胃失和,则易致肝气不舒,出现肝郁化火,扰乱心神,出现神伤的临床表现^[11]。且肺卫失于宣降亦可致中焦气机不畅,水谷精微等不得输布周身,而神失其滋

润濡养,故而患者可出现神疲、表情淡漠、倦怠等表现,此即“形变则神病”^[16];患病期间,患者身体机能就有很大损耗,其体内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无法很好地发挥养神的作用,加之疫情的紧张氛围给患者带来负面情绪和对病情严重性和复杂性的担忧、不安、焦虑等情绪的综合影响,患者极易出现失眠、抑郁等表现,情志不畅、甚至郁结,从而影响肝脾等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肝气上逆、中焦失枢等脏腑失和的临床表现。此即“神变则形病”^[17]。综上所述,此次疫邪不仅能引起多脏腑功能损害,且会耗损人体之神,导致形神皆伤。因而治疗方面也应二者兼具,做到形神同治。

3 COVID-19 基于“形神合一”的中医治疗特点

3.1 中医药疗法保神养形

扶正祛邪,治病求本。形虚以治经血为本,形实以祛邪为主,通过治形以全神。五脏藏神,治脏安神,所以神志的异常关键在于调理五脏的气血。《灵枢·本神篇》指出了调神大法:“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气之虚实,谨而调之。”自疫情暴发以来,国家卫健委共计发布了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18],从第三版开始,加入了中医证型分析及中医药相关临床用药指导。如对于轻型患者,其多推荐使用苍术、藿香、佩兰等清热除湿宣肺的药物,使肺气宣降得复,则周身气机得以调畅,水津得以四布,故而形得神养,形神俱安^[19]。再如对于重型患者气营两燔证,诊疗方案主张用生石膏、知母、生地黄、水牛角、赤芍、玄参等清营凉血等药,对于神昏谵语者还建议服苏合香丸等清热醒神药物,由此达到保神养形的综合治疗目的^[20];而对于恢复期的患者,临床多以脾肺虚证多见,故而诊疗方案多建议选用党参、茯苓、砂仁等健脾益气养阴等为主的药物,因调神贵在治本,中焦脾胃作为气血化生之源,若脾气亏耗致虚则血少,心无所养,神无所安,故而健脾养心以达到安神的功用^[21]。

3.2 针灸疗法全神养形

通过针刺或艾灸腧穴,以疏通经络气血,调节脏腑阴阳的治疗方法古已有之,有利于达到治形以调神的目的^[22]。《千金要方》:“凡入吴地区游宦,身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忽令灸疮,则瘴疫温毒气不能着人。”对于 COVID-19 患者,通过艾灸大椎穴、肺俞、膈俞、足三里、上、中、下三脘等穴位,可以起到宣肺理气、健脾益气和胃、清热活血的作用,如此肺卫得宣、中焦气机得畅,气血津液等精微化生充足,则形神皆调。同时,选穴肺俞、胃俞等进行艾灸对治疗本病后期可能出现的肺纤维化具有重大意义^[23]。另有研究表明,针刺对于机体细胞免疫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也是一种增强人体自身正气的方式。本病后期以患者常见气阴两虚、肺脾气虚证为主,故而选取肺俞、三阴交、肺俞、阴郄等穴进行针刺治疗,可有较好的滋阴润肺、益气健脾等功效^[24],达到以形保神,以神养形,形神同调,更有益于人体功能的较快恢复。

3.3 情志疗法畅神养形

COVID-19 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极易出现各种情志及心理障碍。董人奇等^[25]的一项研究通过对 123 例 COVID-19 隔离人

员身心状况方面的调查发现,相关隔离人员不仅表现为精神健康、睡眠质量等的明显下降,还有的患者在出院后隔离期,会担忧再次核酸监测复阳的可能性。《素问·举痛论篇》:“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说明情志异常对人体形气具有不良影响^[26]。故对于 COVID-19 患者,更应该发挥中医情志疗法在心理疏导方面的重要作用,如通过中医四诊及时了解患者病情进展过程,为患者解释相关治疗方案,以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为患者普及防“疫”知识,让患者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病痛^[27]。通过上述情志疗法可使患者身心得舒,气机得以调畅,从而神有所养,形神合一。

4 小结

“形神合一”思想作为中医整体观念的基本理念之一,在中医对各类疾病的临床治疗中应用广泛,有其独特的优势,COVID-19 不仅能引起多脏腑功能损害,且会耗损人体之神,导致神形皆伤。因而治疗方面也应该二者兼具,形神并调。因而在 COVID-19 的治疗过程中,遵循“形神合一”的治疗原则,通过应用中医药、针灸治疗、情志疗法等的中医综合治疗,形神同治,以神养形,以形保神,更有利于加快患者康复,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参考,有着独到的优势和特点,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 [1]杨伟.基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对大疫的几点思考[N].上海中医药报,2020-03-13(009).
- [2]刘海涛,田建辉.历代医家对“调神”的认识[J].中医学报,2020,35(1):30-35.
- [3]周洪立,桑天庆,陈海彬,等.中医“正气为本、顺势疗疾”思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应用探讨[J].陕西中医,2020,41(4):415-418.
- [4]徐平.中医形神观的历史演变[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 [5]梁海涛,和中浚.中医形神观的概念及应用研究现状[J].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6(2):108-110.
- [6]唐慧青,滕晶,齐向华.中医“调神”方法举隅[J].现代中医药,2014,34(1):64-66.
- [7]颜红,纪宇.心身医学与中医“形神合一”论[J].天津中医药,2016,33(5):285-287.
- [8]李慧杰,李德新.浅释中医形神合一思想内涵[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4,6(1):8-9.
- [9]孙润菲,孙明瑜.中医抗“疫”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带来的思考[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22(3):123-126.
- [10]周永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病因病机与病名探讨[J].陕西中医,2020,41(4):411-414.
- [11]马家驹,陈明,王玉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证治述要[J].北京中医药,2020,39(2):95-101.
- [12]宋欠红,李琴,叶勇,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辨治思考[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20,41(4):4-6.
- [13]张思超,阎兆君,张兴彩,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辨治探析[J].山

东中医杂志,2020,39(4):315-319.

- [14]李晓宇,谢立科,郝晓凤,等.从中医疫病角度浅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及其眼部表现和防治[J].世界中医药,2020,15(2):155-158.
- [15]李甲民,滕晶.基于中医五神谈经络调神[J].江苏中医药,2019,51(11):11-13.
- [16]李建生,张海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康复专家共识(第一版)[J].中医学报,2020,35(4):681-688.
- [17]吴海洋,吴军豪.基于朱丹溪学术思想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的中医治疗[J].中医学报,2020,35(5):912-915.
- [18]王辉,邱建强,乔黎焱,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论治初探[J].陕西中医,2020,41(3):285-286,397.
- [19]林铃,李太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指南(试行第五版)》解读[J].中华医学杂志,2020,106(11):805-807.
- [20]李修洋,宋斌,雷焯,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医诊疗方案解读[J].吉林中医药,2020,40(6):701-708.
- [2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J].传染病信息,2020,33(1):1-6, 26.
- [22]何伟,石啸双,张知云,等.从针灸对免疫炎性反应的调节探讨针灸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作用途径[J].中国针灸,2020,40(8):799-802,809.
- [23]中国针灸学会.中国针灸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义(第一版)[J].中国针灸,2020,40(2):111.
- [24]陈波,金观源,陈泽林,等.针刺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其并发脓毒症的科学依据探讨[J].世界中医药,2020,15(2):140-144.
- [25]董人齐,周霞,焦小楠,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隔离人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J].康复学报,2020,30(1):7-10.
- [26]陈扬,苏同生,宋琴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非药物干预方案汇总分析[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4):19-25,34.
- [27]付小宇,张新雪,赵宗江.基于中医情志疗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期的心理调适方法[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0,26(13):39-44.